

缅怀百余年来乡贤大德

■甘建华

《岁时百问》是一部古代佚书,只有一句话流传下来,而这句话即与清明节有关。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其实,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气,更是一个祭奠追思的节日,连接着过往、今天和未来,标志着感恩、虔敬和光大。

岁岁清明,今又清明。以往到了清明节,我们都会面对历史烟云和江山图景,吟诵古人咏清明的诗篇金句,譬如唐人杜牧名作《清明》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而今天在湖南衡阳,我们却在春光明媚、暖风迟日中,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文佳作分享会,以此缅怀百余年来最可尊崇的乡贤大德。

耗费我十年心血编竣的《祖先的山水清明》,终于在今年清明节前顺利出版了,这是咱们衡阳第一部怀人忆往纪念先贤的散文集。收入本书88篇文章的顺序,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礼仪,以先逝者为大,即以传主下世时间先后为序,起自民国十九年七月初四(1930年8月27日)病殁沪上的书画大师曾熙,止于今年1月13日逝世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谢莉斯。

本书传主生卒跨时百余年,特别关注传主的家国情怀、人生际遇、坎坷命运、传奇色彩,从各个不同的侧面,反映近现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进程,以及衡阳儿女的情和爱、痛与恨。传主基本上都是衡阳本籍人士,或与衡阳渊源颇深的人物,他们当中包括“中华百年女杰”唐群英,共和国元帅罗荣桓,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政委李正原型文立正,抗日名将、革命烈士段法,“一代才女”陈衡哲,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尖兵班班长钟同奇,衡阳保卫战最高指挥官方先觉,画梅大师管锄非,三湘名

士马积高,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,海外红学泰斗周策纵,“中国隶书三大家”之一欧伯达,湖南知名茶商欧阳爱春,“乡土杂文之父”“党风记者”李升平,著名军旅画家蒋宜勋,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洛夫,常宁版画和中国印山创始人吴国威,南岳文化的提灯人罗步庵,还有南岳现当代高僧明真、宝昱,等等。

自古名贤多入湘,湖湘人物自是与众不同。出生于衡阳的著名作家、历史学者唐浩明老师说:“凡有史册,就一定有湖湘人群的身影。”本书大体上不是传主名气大,就是作者名气大,并且强调报刊网络发表的级别与影响。除了追求文学品质与文史文献价值,完全摒弃了二手撰稿,均为第一人称写作,作者与传主之间大都有着直接的亲情血缘,部分则是师生、同窗、同事、战友、文朋诗友、同乡晚辈或上下级关系的深情回忆。

今天这个活动与茶有关。“茶为国饮,湘为茶源。”远古时代,神农氏就在湘地用茶代药,解毒治病,《神农本草经》《神农食经》中都有记载。陆羽《茶经》亦说:“茶出山南者,生衡山县山谷。”湖南是中国产茶大省,产茶的历史特别悠久,茶人英才辈出推陈出新。经国内知名茶人、南岳茶文化研究会胡寅会长倡议,应李汉民先生、石文杰先生、贺雄峰先生、阳叶青女士、申文杰先生的诚挚邀请,我特地召集与《祖先的山水清明》一书有关的部分在衡作者,本书传主后裔或亲属、同事、弟子,以及南华大学专家学者和衡阳文艺界名流,汇聚一堂,共同举办读书分享会,品茗论文。

我要特别感谢本书各位作者,是你们让衡阳这些先贤事迹光前裕后,因为人类文化只有通过文字才可以永远流传。

什么时候,娘身上总有痛,头不痛了痛腰,腰好了痛脚。经常卧床不起,娘那病把娘害苦了。

上世纪六几年困难时期,娘为了我兄弟几个能活下来,想尽了办法,自己饿了好多,哭了好多。

娘在娘家进过学堂,懂规矩明事理,教儿子做人从小事做起。娘如要带儿子走亲戚,有几句话总挂在嘴边,招呼来招呼去:“外出走人家要有礼貌,要喊人,要有笑脸,不要像卖牛肉样!”害得儿子小时候总以为卖牛肉的人不是好人。“吃饭坐席要等大人们坐好才坐,夹菜不能先动筷子,先素后荤,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,不要把手伸老长去夹菜,不要让别人说爹娘没教育好。”儿子们谨遵娘的教导,吃饭做人规规矩矩。长大后,四弟启明开玩笑说:“由于听了娘的话,我们兄弟少吃了好多东西。”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,一点没错。父母的言行影响儿子的成长,让儿子受益一生。

娘做女工心灵手巧,娘的针线活在本队,在上下邻队没得比。娘打补丁,布要同色,缝对缝,纱对纱,清清楚楚。

娘做鞋,从糊布帮子起到鞋完工,几十道工序,道道讲究。娘打鞋底从前到后,从左到右,画线一般整齐,鞋底那一圈圆边布包得自然流畅,周边那一圈线珠子扎匀称精致。她用鞋底刀切的鞋边,看不出一丝刀切痕迹。鞋面用剪刀修了又修,修到娘满意。时常有本队邻队的家庭主妇来向娘索要鞋样,讨教和切磋做鞋工艺。

娘在夏秋,在寒冬,在白天,在黑夜,抽屉旁,油灯下,为儿子们飞针走线,补旧衫,做新鞋,让儿子们大年三十都穿新鞋。鞋穿在儿子们的脚上,大方体面,好看舒适,穿出了过年的喜庆,穿出了娘对儿子们的深情厚意,穿出来的是娘的形象。

娘做菜,干净有特色,少而精,喜欢腥味菜。她把新鲜鱼用油煎后,加油盐豆豉大味胡椒等佐料上锅蒸,再把汤倒出来冻着吃,一菜两味,入味好咽饭。娘还喜欢辣椒,炒素菜,白菜汤,瓜菜汤,一概加点辣椒粉。四弟做菜学娘样,是公认的好厨师。

娘会讲故事,讲好多故事给儿子们听,说孟姜女思念修万里长城的丈夫,千迢迢去找丈夫,没找着,却听说丈夫死在长城上,于是哭得死去活来,哭到哪里,哪里的长城就倒了。

娘还说,如果有娘在人静更深的时候,将楼梯搭在屋檐上呼唤儿子,可以把儿子走失千里之外的生魂喊回来,能让儿子从生死线上回归到娘的身边。

儿子小时听娘讲这些故事,似懂非懂,半信半疑,大了才明白其中道理。娘是通过这些故事歌颂情与爱的作用和伟大。

娘还说,这世上“娘想恩路头长,恩想娘扁担长”,就这话儿子没全信。儿子认为,娘想恩,恩想娘,一样长。娘寿终八十二,至今十六年了,这么多年里,儿子没有忘记过娘,常想娘,想娘的好,想娘生儿养儿的辛苦和付出,感恩娘给予儿子们的一切。

母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,娘是儿子不变的思念。

念亲恩

■肖中南

今年3月9日是母亲诞辰80周年的日子,我们姐弟和姨妈一行5人特地来到母亲坟前,献上祭品、跪拜许愿、寄托哀思。

站在高高的腊原山上,山下是一望无际的华龙岭田野,我默默地告慰母亲在天之灵:母亲,您安息吧!您的儿女来看您了!您的心愿,我们都替你实现了!您的儿女们如今都成家立业了!您的第三代孙辈们个个都出人头地,远超前辈。您若地下有知,可以含笑九泉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,是忠孝之人最感伤心、但却无法改变的现实!每次回乡,看到与母亲同龄的明生外公、昌安伯伯等长辈们喝着自酿的米酒,抽着廉价的香烟,打着胡子牌,或者悠然自在地干着农活,尤其是看到近90岁高龄仍耳聪目明的岳母娘,我不禁感慨良多、思绪万千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几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:我们姐弟小时候,家里的经济来源是靠母亲起早贪黑碾米磨粉开店供给。每天从早到晚,母亲来回奔波于加工房和小卖部之间,还要远赴县城批货。有时,她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为了让儿女上好学、读好书,母亲自己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。在我印象中,母亲从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时髦的衣服、戴过一件像样的装饰品,一个家庭妇女干的全是男人干的体力活!她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加工房和喊个不停的小卖部忙个不停,有时忙到深更半夜才睡,次日凌晨早早起床继续劳作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母亲和父亲一道,用勤劳的双手让我们家成为上世纪80年代全村第一个用上金星黑白电视机的家庭,全村第一个名符其实的万元户。每当夜幕降临,左邻右舍就围坐在我们家里,一直等电视屏幕出现“晚安”二字才陆续散去。想起这些,我对父母的敬佩油然而生。

随着儿女们慢慢长大,各自都成家立业,母亲却因操劳过度、积劳成疾,身体彻底垮下去了。心悸、头晕、头痛等多种疾病反复发作,无情地折磨着母亲,让母亲苦不堪言、夜不能寐、痛不欲生……母亲,您本可以福如东海,但您却没有寿比南山!您63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,留给我们的深深的伤痛和绵绵的怀念!

母爱是伟大的!母亲平凡的一生虽够不上伟大,但是,相夫教子、勤俭持家、尊老爱幼、朴实无华、勤劳善良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品格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,并深深地长久地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。

母恩深似海,终生难报还!母亲走了,永远地走了,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母亲,愿您在天堂里无病无痛,一切安好!

打赏 (微小说)

■曾利华

前段时间,老王喜欢上了用手机刷抖音。除去吃饭睡觉,老王大部分时间都沉溺在抖音里。

老王的手机是女儿半个月前买的。老伴过世后,老王就变成了一个人住。女儿在闹市区开了个南杂店,很少去看老王,又生怕老王有什么意外,便在老王家安装了一个监控。时不时,女儿就打开手机,通过监控察看老王的生活。

女儿从监控中发现:老王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,有时候也会拿出相集,认真翻看。特别是到了晚上,老王明明躺到了床上,可过了片刻,又爬起来,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

隔着那么远的距离,女儿也能闻到老王房间里浓郁的孤独气息。

于是,女儿就给老王买了一部智能手机,还在手机上安装了不少应用软件,有爱奇艺,有微信,有酷狗,还有抖音……看的,听的,唱的,都有。

可手机功能再多,老王也只刷抖音,其他的基本上不用。

清明节前夕,女儿抽空去看老王。女儿推开门时,老王也没有察觉。当时,老王正眯着眼,紧紧盯着手机屏幕,舒缓的音乐从手机里传出来,老王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,手指在屏幕上摁来摁去。

女儿大叫了一声“爸”,老王才抬起头。女儿凑近一看,原来老王正在抖音上给主播打赏,打赏的礼物竟然是8888抖币价值1269元的独角兽!

女儿张大了嘴儿,再认真一看,抖音上那个素面朝天的女主播,竟像极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。

拿过老王的手机,女儿仔细翻看着抖音上的送礼记录,没想到,半个月不到,老王给主播打赏竟达2000多元。打赏的礼物五花八门,有仙女棒,有礼花筒,有直升机,有小云朵,有热气球,还有甜蜜送达和爱的发射等等,项目有几十种。

老王打赏的对象,都是那个像极了母亲的女主播。

惠思想娘

■谈歌

临近清明节,我想娘了。

我娘的娘家在石市镇石市村刘瓦屋。外公外婆只生我娘一个人,所以娘从小娇贵。娘的六伯有两个儿子三个女,六伯将二儿子过继给了外公,于是娘的身边多了个宠她护她的人。

娘二十三岁那年同父亲结婚,父亲小娘三岁。父亲旧时在新民中学高中毕业,结婚的第二年做了小学老师。

娘性子直,说话不爱转弯抹角,为人实在,不虚假,不多事,流露出来的是本真,不加掩饰的性格。娘一生不与人争气吵架,同公婆叔侄姑嫂亲邻相处和睦。

娘嫁父亲,是娘的福。父亲是个学问人,懂感情,待娘真诚,体贴入微,一生深爱着娘,五十年初心不变,难得那份真心,那份纯洁,让人羡慕,屋场人总说,“瑞老师对婆婆好”。

娘也爱父亲,心里装着父亲。平常对父亲好不说,文革时,父亲在二中当老师,被造反派揪出来斗争,停课劳动改造,失去了自由。娘在屋里不知道有多担心着急,总哭,隔三差五煮几个鸡蛋,叫我送去。父亲感动不已,说,这是患难见真情。

娘对待祖父母十分敬重,没同祖父祖母顶过嘴红过脸,家里来客请祖父作陪,平常有好吃的,或炖只鸡,或父亲出差带包糕点,无论多少,总会留一份,让儿子给祖父母送过去。

娘舅及娘舅那边四个兄妹共生了十九位千金,像个娘子军团。她们经常来娘这里走动,娘喜欢她们。

娘生养了我兄弟四个,生哥哥没多久,祖母也生了最小的儿子。父亲在学校忙工作,无暇顾家。当我和两个弟弟下来后,祖母也因为有一大家子人没闲下来。兄弟四个全靠娘一个人拉扯,吃喝拉撒,缝补浆洗,三病两痛,都是娘管。

曾听娘说,我小时出麻疹发高烧,娘不敢怠慢,背我到甲满坳上罗南林老中医诊疗。抓药回家时天已黑,行至姚拱桥时,天空忽然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,年轻的娘又惊又怕,什么都没顾了,紧紧地抱着我,借着闪电的光一路死命地跑。回到家后,娘全身被汗湿透,说不出话,很久才回过神。娘连夜为我熬药喂我吃,折腾了一夜。第二天我一觉醒来,高烧退了,人有了精神,娘才松了口气。

哥在二十五岁入赘娘舅家,娘心里不舍,像丢了魂似的不安。后来娘老了,帮着我三兄弟带崽,苦了娘一辈子。

娘说怀我时,就患神经性头痛,自病上身后就没好过一天。娘的病顽固,吃药无数,就是没有特效药。无论